

學徒飛翔



同一念佛無別道故，
遠通夫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。



親鸞聖人降誕會在兩千張盛大舉行

因「初夏盛典」而沸騰的紫雲閣

五月二十三、二十四兩天，在富山縣射水市親鸞會館的兩千張大講堂，舉辦了親鸞聖人降誕會。四周新綠環繞而顯得格外美麗的大講堂，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詣者，會場洋溢著熱情而莊嚴的氣氛。

高森顯徹老師在這兩天裡，為大家講解了親鸞聖人的和讚「**生死苦海無邊際……**」。高森老師強調說，唯有親鸞聖人的教義才能拯救全人類，並呼籲：來到兩千張的參詣者是世界八十三億人的代表，大家一定要認真聽聞，將教義傳達給其他人。二十四日上午，緬甸的Khin Myat Thu小姐用日語做了生動的體驗發表（詳見第四面）。

在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的「初夏盛典」期間，親鸞會館以及同朋之里都設置了許多佛法讚嘆的場所。在這次盛典中，新開設的第二個同朋之里——位於富山市的「紫雲閣」也開放了部分區域，成為嶄新的佛法讚嘆舞台。紫雲閣從親鸞會館開車大約十七分鐘，位於吳羽丘陵山麓，佔地面積五千坪。設施內矗立著擁有講堂、大廳以及電影院的三棟建築，目前正在進行裝潢，據說外牆將漆成展現大地溫暖的象牙橘色。透過庭園中的噴水池能遠眺立山連峰，兼具了地方都市的便利與自然環境的優美。據說今後在紫雲閣中，還將為親鸞學徒安排休息室。

在這次的初夏盛典中，紫雲閣早就展開了跨越國境的佛法讚嘆。服部壯國國際本部長二十二日與台灣、韓國學徒，二十七日與香港學徒圍著圓桌進行佛法讚嘆，透過《教行信證》中「**呼吸之頃，即是來生……**」這段話，共同確認了大家聞求佛法的出發點。

璀璨輝煌的「世界之光」

「生死苦海無邊際，

曠劫沉沒之我等，

唯有彌陀弘誓船，

載上必定來相渡。」

（親鸞聖人）

（長久以來，我們一直沉沒在無邊無際的苦海之中。唯有阿彌陀佛本願的大船，才必定載上我們渡到淨土彼岸。）

每個人都為追求幸福而活著。然而我們所追求的健康、金錢、名譽、財產、妻子、丈夫，這些都只是朝不保夕、轉瞬即逝的無常幸福。

我們苦心耕耘才好不容易得到幸福，卻馬上又被到手的幸福所背叛而痛苦不已；於是去追求另一種幸福，結果又被其拋棄，再次傷心哭泣。惑溺於邪教、迷信，飽嘗辛酸的人也是不計其數。就這樣折騰來折騰去，最終，人們都是精疲力盡地死去。

因為忍受不了活著的痛苦（生苦）而自殺的人層出不窮；越是自恃美貌的人，對衰老的痛苦（老苦）感受越深；即使有強健的身體，殊不知肉體本身就是疾病的容器，無法戰勝各種各樣的疾病之苦（病苦）。而最後，等待

著的就是萬人忌諱的死亡（死苦）。

美國的人氣女演員，在進行基因檢測時，被告知其乳腺癌的發病率為百分之八十七。媒體報導說，她出於對死亡的極度恐懼而做了乳房切除手術。然而即使不患癌症，面對可能性為百分之二十的死亡，從古至今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得了。

人生就像是一座生老病死的監獄。釋迦



但願此花容，
不因歲月減，
縱然我生命，
終究有極限。

老苦。名列世界三大美女之一的小野小町，也曾傾訴過美貌衰退所帶來的深切痛苦。

牟尼佛一語道破「人生是苦」，親鸞聖人亦說「生死苦海無邊際」。若果真如此，那一生而為人的喜悅「便無處可尋，人就如同是為了痛苦才來到這個世上了。」

「那又能怎樣呢？人生就是如此。能夠享受到瞬間的快樂就很不錯了。」現實中人們都沉陷在所謂的「想開點」這種自欺欺人與得過且過之中。

面對這樣的全人類，親鸞聖人勸導人們不必放棄。聖人在其最重要的著作《教行信證》的開篇中明確斷言：「難思弘誓，渡難渡海大船」，鮮明地指出了彌陀大船的儼然存在；在本文開頭的和讚裡也教導：「有一艘大船，它能夠救起從幾億兆年的過去以來就一直沉陷在黑暗苦海中的我們，使我們獲得絕對的幸福。這就是十方諸佛的本師本佛阿彌陀佛所建造的，乃是一艘足以承載全人類且綽綽有餘、宏大無比的船。這艘彌陀大船會使我們明朗、愉快地渡過人生，並且必定會送我們抵達極樂淨土。」

聖人斷言「唯有彌陀弘誓船」才能拯救我們，這絕非他獨斷的意見。因為釋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導、佛教的結論就是「一向專念無量壽佛」。無量壽佛，正是本師本佛阿彌陀佛的別名。

我們被十方諸佛所拋棄，只有彌陀一佛挺身而出，為我們建造了救助的大船。因此，只朝向彌陀一佛，只相信彌陀一佛，這就是釋迦牟尼佛一切經的結論。



親鸞聖人九十年的生涯全部都是用來徹底貫徹「一向專念無量壽佛」這釋迦牟尼佛的箴言。聖人的弘法嚴厲而激烈，以至於其教義後世被稱為「一向宗」。

那麼，怎樣才能夠乘上這艘彌陀的大船呢？

針對全人類的疑問，親鸞聖人說道：

「聞思莫遲慮。」蓮如上人回答：「極盡於聽聞。」兩位善知識都教導我們「要得到彌陀的拯救，唯有靠『聞』」。

那麼，要聽聞什麼，該怎樣聽呢？

「言『聞』者，眾生聞佛願生起、本末，無有疑心。是曰『聞』也。」

（《教行信證》信卷）

親鸞聖人說，要聽聞的是佛願的「生起」、「本」和「末」。

所謂「生起」，說的是「彌陀的大船是

為了什麼樣的人而建造的」。而那就是為了拯救在生死苦海中痛苦掙扎的人，為了承載這樣的人，彌陀建造了大船。

所謂「本」，說的就是彌陀的大船。「末」就是說，彌陀是怎樣把我們載上大船的。

聽聞這三件事，對此無有疑心了的一念之時，就會被載上彌陀的大船，獲得絕對的幸福。

這時，親鸞聖人所發出的呼喊就是：「誠哉！攝取不捨真言，超世稀有正法。聞思莫遲慮。」

「唯有聽聞這一條路，不要磨磨蹭蹭，而要徑直前進，必定能夠得到拯救。」

親鸞聖人這樣激勵、推動著我們。

兩千張大講堂，就是聽聞這「佛願生起本末」的聞法道場，是我們乘上彌陀大船的地方，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。

將「彌陀大船」傳向全人類

到這兩千張大講堂聞法的人是全人類八十三億人的代表。

所以我們要認真聽聞，把聽到的事情告訴給還在生死苦海中痛苦掙扎的人們，告訴他們「不用放棄，彌陀的大船就在這裡！」

這是得知了真實教義之人的責任，是我們的崇高使命。

明示了全人類都能得救的唯一一條路的

親鸞聖人的教義，無疑正是世界之光。自親鸞會成立以來，始終致力於開顯此真實教義。

我們親鸞學徒，都有著要將這彌陀大船的存在傳向全世界的共同志向，毋庸置疑，我們之間有著非同尋常的牢固紐帶。

苦惱的群生海，正在迫切地期盼著救助的大船。讓我們弘揚彌陀一念的拯救，向全人類昭示璀璨輝煌的「世界之光」！

已故外公的提問：

「人從哪裡來，又要到哪裡去呢？」

在降誕會的第二天，來自緬甸的Khin Myat Thu小姐分享了牠與佛結緣的精彩故事。她目前在富山縣高岡市的一家電氣設備設計公司擔任工程師。

我出生的村莊，位於一座被大河環繞的小島上。河面寬闊，一眼望不到對岸。

父親當年是入贅母親家的，但外公外婆強烈反對這門婚事，甚至把父親趕出家門。父親不得不遠走六百公里，去了一座城市。

最讓我震驚的是——母親竟然拋下我，追隨父親而去。

那一年我才五歲。每當想念媽媽，淚水就停不下來，總是爬到高樹上獨自哭泣。

小學時，因為沒了父母在身邊，我總是被欺負。為了忘記悲傷，我常常點著蠟燭，拼命唸書到深夜。

那段日子，外公撫養著我，總會給我講佛陀的故事。

有一次，外公問我：「妳覺得人從哪裡來，又要到哪裡去呢？」

我回答：「當然是從家裡出來，



Khin Myat Thu 小姐

又要回到家裡去呀！」外公聽了，搖搖頭說：「其實，人啊，既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，也不知道要到哪裡去……」

外公的回答，深深印入我的心靈。

「人死後，究竟會去哪裡呢？」這個問題日夜纏繞著我，想破腦袋也得不到答案。

時光飛逝，我成了大學生。有

一天，在電視上看到動畫《龍貓》，立刻被螢幕上美麗的日本風景吸引。

我在心中吶喊：「我一定要去日本！」

從那天起，我開始學習日語。

我選擇留學的地方，是富山縣射水市的日語學校，因為這裡的自然風光實在是太美了。畢業後，我在專科學校學習建築，原本計劃去大阪發展，但學校老師勸我：「還是留在富山吧，這裡的水很美味啊。」

我想了想，確實是這樣呢，於是決定在附近的公司就職。

當我逐漸適應工作後，有天聽同事說：「我們社長每個月都會開一次佛教講座喔。」

我驚訝地問：「啊？那我也能參加嗎？」



換上緬甸傳統服飾（男性的帕索，女性的塔邁恩）合影留念。

原來，社長竟然是親鸞學徒！這成了我人生的轉折點。

講座上，社長談到「死後會怎樣」的話題。我被深深吸引，表達想聽更多時，社長說：「下週有『親鸞聖人報恩講』法會，一起去吧！」就這樣，我被邀請到了射水市的兩千張大講堂。

法會上，聽到大家齊聲念佛，我的眼淚奪眶而出。隨後，當我聽到高森顯徹老師講授：「木像不如繪像，繪像不如名號。」不知為何，這句話深深銘刻在我的心中。

原來，重要的不是木雕或畫上的佛像，而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這六字名號！我知道了，從小苦苦尋找的「死後究竟去向何方」，答案只要聞信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就能明確知曉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正式成為了親鸞學徒。

現在，我正認真學習佛法，同時也把佛法講給母親聽。

引領我知道「後生一大事」的外公，以及將解決這後生一大事的妙法傳授給我的親鸞聖人，他們的恩德，實在不是我能完全報答的。

我的夢想，是向家鄉那些依然供奉著木雕佛像的同胞，傳揚名號的不可思議功德。

傳揚名號的不可思議功德。

跨越國界的一顆糖果

真實佛法融化了她深藏多年的內心孤獨

有一位女性獨自從馬來西亞吉隆坡搭機，前來參詣親鸞聖人降誕會。她是楊毓雯(Valerie Yong)小姐，近期正忙著籌備新事業，在繁忙中擠出空檔來到日本富山縣。

Valerie小姐的母親在她幼年

時便已過世，生前曾對她說過許多佛教的故事，讓她心中萌生了深入了解的念頭。然而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成長過程中，她找不到可以傾訴心事或解答佛教疑問的對象，內心始終籠罩著一層孤獨。

轉機出現在一場商務人士聚集的「孫子兵法」學習會上。當時正為新事業做準備的Valerie小姐，



Valerie Yong 小姐

剛好與馬來西亞支部長·楊漢燊(Sam)先生坐在一起。自我介紹時，對方口中說出的「佛教講師」四個字，觸動了她的心弦。從那之後，

語言不通卻心意相連

「我是四月十七日訂機票的。」

二月到三月期間，當她與Sam支部長及鄧建國(Ken Tang)副支部長一起讚歎佛法時，對方曾對她說：「前往富山縣的兩千張大講堂聽聞佛法會很好喔」，這句話一直留在她耳邊。如果錯過現在，隨著事業步入正軌，可能就會失去機會。

與其等到十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的報恩講，她更想立刻用雙眼確認，這股想體驗「眾人為了追求相同教導而齊聚一堂」氛圍的衝動，驅使著她付諸行動。

得知她即將出國的消息後，Tang副支部長迅速安排行程，

她每週都會前往市區咖啡廳舉辦的讀書會。在瀟灑著咖啡香氣的空間裡，靜心聆聽佛法的時光，成為了日常。

並提出參詣建議。他查遍了交通路線，在背後推了即將前往異國的她一把。

五月二十三日，她第一次踏進兩千張大講堂。在那裡，不分國籍與年齡的人們都凝視著前方，全神貫注地聆聽。在法話的空檔，

Valerie小姐的目光停在了一位日本老夫人身上。那位老夫人用顫抖的指尖，一筆一劃地在筆記本上寫下字句。當兩人眼神交會時，老夫人微笑著遞給了她一顆糖果。雖然語言不通，但手掌傳入的溫度，彷彿包覆了Valerie小姐的孤獨。就在這一瞬間，她感受到了「這裡也有和自己一樣感到迷惘、並尋找著

答案的同伴」。

過去，她曾一心追求成果與成功等幸福，卻也面臨了這些追求反而變成生存痛苦的矛盾。

「原來自己過去一直追求的，只是浮在生死苦海(難渡海)上的浮木與木板而已。」

當聽到「除了徹底解決後生一大事之外，都不算真正的工作」這句話時，她便下定決心，不以創業家的身分，而是以個人接案的形式生活下去。

Valerie小姐面帶微笑地說：「最後，我想由衷感謝口譯人員的辛勞。不論多麼深奧的教導，如果沒有口譯人員的幫忙，我就無法將它如此深刻地感受並收進心底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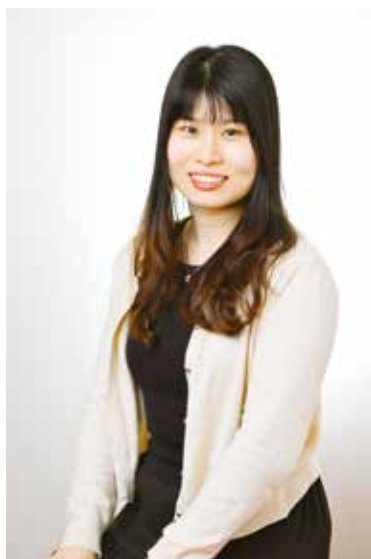
於紫雲閣噴水池前合影留念。最左側為Tang副支部長。

物理治療師的深夜獨白

那句送給患者的「**明天也要加油**」，
是溫柔的鼓勵，還是無形的負擔？

在馬來西亞婆羅洲砂拉越州古

晉擔任物理治療師的謝茵娜小姐，懷著「探求人生真正目的」的志向，到訪了日本富山縣射水市。這是她首次出國，途中歷經三次轉機、耗費一天，是一段移動距離長達約七千公里的旅程。驅使她踏上這段旅程的，正是渴望在鋪滿榻榻米、寬廣的「兩千張大講堂」中聆聽佛法的憧憬。



謝茵娜小姐

的內心都會產生動搖。對那些飽受痛苦折磨的患者來說，到底還剩下幾次「明天」？我的話語究竟帶給了他們救贖，還是在強加殘酷的現實呢？」

在以恢復身體機能

她心中的疑問與日俱增。
「每當一天的復健結束、對患者說『明天也要一起加油』時，我

為目標的日子裡，她直面了「人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活著」這一根本性的問題。

她之所以將富山視為追尋的終點，源於她作為護理治療師在日常工作中的內心糾葛。

「人身難得今已得」的生命喜悅

在醫療的最前線，總是與「生

老病死」的現實緊密相連。在茵娜小姐每天面對的病房裡，有人無論累積了多少財富仍對死亡感到恐懼，也有人在病痛的折磨下只想尋求平靜的善終。有時前一天才因復健而剛看到重新行走的曙光，隔天卻突然迎來永別；有時病患則因病情惡化，不得不中斷復健。在傾盡全力的努力屢屢被現實顛覆的日子裡，

過去對茵娜小姐而言，佛教不

過是在香煙裊裊中獻上形式化祈禱的宗教。為了靠自己找到答案，她曾嘗試每天誦經三百遍、抄寫佛經、嚴格茹素。然而嚴苛的修行讓她身體支撐不住，僅僅堅持了兩週就不得不放棄。

轉機出現在前年十一月。她透過網路接觸到佛法教義，如同一道

撥開迷茫的曙光。「我們有著明確的生存目的」這一教義，深深地滲透進她的心靈。

追求佛法的熱忱，凌駕了地理上的距離。去年五月馬來西亞支部成立大會舉行時，她從居住的古晉出發，搭乘飛機趕往距離一千公里遠的吉隆坡。作為一名親鸞學徒，她邁出了堅實的一步。



茵娜小姐與來自馬來西亞、新加坡法友們的聚會時光。

現在，茵娜小姐正將佛法所學融入日常的醫療活動中。面對臥病在床的患者們，她會用溫柔的目光，向他們訴說生而為人的喜悅（人身難得今已得）。

如願在兩千張大講堂聽聞佛法的茵娜小姐，訴說著她今後的決心：「人生就像是一座生老病死苦痛交織的監獄。釋迦牟尼佛看透了『人生是苦』，親鸞聖人亦教導『生老苦海無邊際』。但我聽聞，在這個苦難波濤不斷的世界中，唯有阿彌陀佛本願的大船，能載著我們必定前往幸福的彼岸。我也想將這艘彌陀大願之船的存在，傳遞給那些與我有緣的患者們。」

用笑容破冰

當我不再試圖說服，家族的心反而靠得更緊了

在五月十日舉行的「兩千張Q&A」中，由來自日本全國的青年學徒擔任了施主。其中，來自神奈川縣的伊藤雅也顯正講師做了體驗發表。

十年前的學生時代，我結下了佛緣。當時的我非常痛苦，甚至一度考慮過自殺。

這樣的我，在聽聞佛法後，得知了死後有無法挽回的「後生大事」。雖然一開始感到震驚，但同時也得知了有解決此大事、獲得「絕對幸福」的方法。(下)



由左至右依序為：伊藤雅也先生、父親賢一先生、母親和子女士、妻子光代小姐。

然而，聽聞大約兩年後，疼愛我的奶奶去世了。當我坐在身軀冰冷的奶奶面前時，心中湧起強烈的悔意。

我為什麼沒有早點告訴奶奶呢？

「原來，可怕的是我自己的臉色」

就在這時，事情迎來了轉機。我聽到了一位法友的心得分享，他以前也因單方面灌輸而失敗，但後來站在對方角度改變言行，最終成功將教義傳遞給了家人。

這番話點醒了我。我鼓起勇氣主動關心妹妹，妹妹這才向我坦白：「以前哥哥講佛法的時候，臉色和語氣都很可怕。我討厭那樣，甚至連帶著對佛教也產生了反感。」

這才驚覺，將家人從佛緣中推開的，

悔恨讓我按捺不住，當時只有一個念頭：無論如何都必須向父母和妹妹傳達佛法。

但是，當我邀請父母去聆聽法師開示時卻遭到拒絕；我自己試著講解，他們也聽不進去。我想告訴從小關係親近的妹妹，反而讓她封閉起內心，開始與我保持距離。

正是我自己缺乏體諒的言語和態度。

「如果我自己不改變，根本就無法傳達。」深刻反省後，我決定從身邊的小事做起。我開始時常與家裡聯繫、回老家幫忙，並向父母表達對養育之恩的感激。當我放下說教、純粹努力做讓父母高興的事時，我越發體會到，唯有讓他們感受到絕對的幸福，才是真正的報恩。不久後，我找準時機送給他們《南無阿彌陀佛是什麼》這本書，並表

達了想和父母一起閱讀的想法。也許是感受到了我的轉變，父母答應了，於是我們開始了線上讀書會。

父母逐漸開始接受教義，說道：「如果是這樣的教義，我們也願意聽一聽。」最終他們都成為了親鸞學徒，如今也在兩千張大講堂一同聽聞佛法。妹妹也感受到我態度的改變，開始聽聞親鸞聖人的教導。她說：「我也想在活著的時候，成為『絕對幸福』之身。」去年，妹妹也成為了學徒。

現在，我正和青年法友們一起推動一個企劃，共同實踐並播下「向重要的人傳播佛法」的種子。

在這個項目中，我們以「為了傳達一點佛法，要做七件讓對方高興的事情」為口號，討論如何才能將教義傳達對方心裡。

像是時常與家裡聯繫、回老家讓父母放心、贈送心意小禮等，能做的事情其實有很多。

即便現在還無法傳達，也沒有必要絕望。我們的眼前、此時當下能播下的種子，就有很多。

能夠成為橋樑、為你生命中重要之人開啟佛緣的，最關鍵的就是你了。讓我們一起，帶著體諒與感恩，再次向重要的人傳達吧。

台北、花蓮熱衷學習教學

認真學習、積極討論「希望更深入理解」

四月十二日，台北與花蓮兩會館舉行了「教學聖典」密集課程。

在台北會館，山內拓講師說明了教學跟行學（實踐教學）的關係，就像是車子的兩輪，兩者都很重要。接著透過「教學聖典」(5)，詳細地講說了教導「何謂淨土真宗的繁昌」、「親鸞學徒要經常進行佛法讚嘆」的蓮如上人的話語。

參加教學課程的徐蘭香女士（前理事



台北會館的學徒手持繁體中文版『教學聖典』。前方左起為徐蘭香女士、張麗卿理事長。後排左方是山內拓講師。

長）充滿感謝地說：「因為是密集課程，在課程之後馬上就能佛法讚嘆是很難得可貴的緣分。」

而在花蓮會館，則是由富田俊介講師透過「教學聖典」的問答，講說阿彌陀佛的本願是為了什麼樣的人建立的，以及彌陀的拯救為何。

花蓮會館的館長曾美玲小姐再次下定決心說：「我要努力闡法精進，直到清楚得知彌陀的本願是真實的。」

張麗卿理事長對學徒們高漲的教學熱忱感到非常開心並表示：「密集課程有人決定要報考『教學聖典』(1)。也有人希望今後能繼續在兩會館開辦教學密集課程。」



攝於花蓮會館。
中間左起第二位是曾美玲館長。
後排左方是富田俊介講師。

在施工中的紫雲閣讚嘆佛法

位於日本富山縣中央、吳羽丘陵山腳下，紫雲閣的外牆工程正順利展開。「初夏盛典」活動期間，這裡每天舉辦參觀與讚嘆佛法。此外，五月二十三日傍晚，來自世界各地的法友齊聚一堂，到處充滿了歡呼與歡笑。

欲進一步瞭解佛法教義，
請洽右方聯繫方式。

淨土真宗 親鸞會

台北會館

111-67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188號4樓
TEL: 02-2883-1300 FAX: 02-2883-1330
<http://www.srk.org.tw>

